

童年

ДЕТСТВО

[苏] 马克西姆·高尔基 著

苑听雷 译

童年

[苏] 马克西姆·高尔基——著

苑昕雷——译

 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童年 / (苏) 马克西姆·高尔基著; 苑昕雷译. --
南昌: 江西人民出版社, 2016.11
ISBN 978-7-210-08900-1

I. ①童… II. ①马… ②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苏联 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69665号

童年

(苏) 马克西姆·高尔基 / 著 苑昕雷 / 译

责任编辑 / 王华

出版发行 / 江西人民出版社

印刷 /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次 / 2016年11月第1版

2017年6月第3次印刷

开本 / 880毫米×1230毫米 1 / 32 印张 / 10.25

字数 / 200千字 印数 / 12,001-17,000

书号 / ISBN 978-7-210-08900-1

定价 / 32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1—2016—689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联系021-64386496调换。

中国人熟悉高尔基，大多是因为他被视为“无产阶级艺术最伟大的代表者、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导师”。小说《童年》最早于上世纪70年代就被译介到中国，时至今日，许多人谈论起这本书，还时常将其与“十月革命”联系在一起。而实际上，《童年》创作于十月革命前的1913-1914年间，小说所描绘的，也是十月革命爆发三四十年前的俄罗斯社会下层人的生活状态。

假如我们抛开意识形态不谈，单纯从文学角度看，无论是《童年》自身的文学成就，还是高尔基本人的文学成就，都足以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：高尔基曾先后多次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，在整个俄罗斯文学史上，他的作品出版数量在所有俄罗斯作家中排名第三位，仅次于托尔斯泰和普希金。与其说《童年》是作者高尔基本人的自传，不如说这是一幅当时俄罗斯小市民的群像：有勤劳善良的外祖母、老实本分的外祖父、善良而温顺的母亲，两个不争气却又自私自利的舅舅和他们顺从、

麻木的儿子；除了家人，书中其他人物的形象同样鲜明得呼之欲出：小茨冈的纯朴乐观、老师傅格里戈里的正直、以及“好事情”的睿智和远见，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因此，《童年》中的每一个人物，其实都已经不是单纯的个人，而是那个年代的某一群体的代表，外祖父的整个家庭和与之相关的各个人物，则是沙皇时期俄罗斯小市民社会的一个缩影。

大约十年前，我作为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常驻俄罗斯的记者，曾因工作关系行走于二十余座俄罗斯城市，包括《童年》中提到的下诺夫哥罗德（苏联时期名为“高尔基市”）、彼尔姆等地。其中，下诺夫哥罗德我曾先后去过三次。因此，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，也勾起了我的许多回忆。

例如，当年我曾拜访了下诺夫哥罗德三个高尔基故居、博物馆中的两个。其中一个是高尔基1902到1904年间居住的地方，当时的高尔基已经是著名的大作家，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，因此从这栋建筑里已经寻找不到《童年》中的印记；而另一个，就是高尔基的出生地，被当地人称为“卡希林小屋”（卡希林是高尔基外公家的姓）的地方。由于过去了十年，我已经记不清那次造访的全部细节，但还能记得那一栋低矮的木屋，与《童年》中描述的“这是间小屋，屋里只有一扇窗户；墙角处有座神龛，里面摆有许多圣像”非常相似。还有一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，就是在“卡希林小屋”里，保存了上百本自1914年起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《童年》。

当年还曾发生这样一件趣事：我第一次造访下诺夫哥罗德，就是为了完成一篇有关高尔基的报道。当时我刚刚到俄罗斯常驻工作不久，对俄罗斯的很多规定还不熟悉，因此在下诺夫哥罗德入住酒店时，没有按当地法律规定随身携带“出入境登记卡”（Миграционная карта），结果被警方例行公事地请进了警察局协助调查。在出示了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给我签发的记者证之后，当地警察并没有难为我。他们得知我是来这里了解高尔基的故事时还笑着告诉我，警察局所在的这栋老建筑，就是高尔基的小说《母亲》中很多情节发生的地方，在这座城市里，几乎到处都是高尔基的影子。

另一个有趣的回忆是，在翻译过程中，读到“пермяк солены уши”（咸耳朵的彼尔姆人）一词，不由得想起十年前我造访彼尔姆时，入住酒店门前的广场上，就恰好有一座名为“咸耳朵的彼尔姆人”的雕像：一位摄影师用老式的摄像机拍摄一对巨大的耳朵。当时，我曾好奇的向路人打听“咸耳朵”一词的来历，得知这是对彼尔姆一带居民的绰号，因旧时当地工人背驼盐袋时盐粒经常撒到耳朵上导致耳朵红肿而来，久而久之，便成了当地的文化符号。一个俄罗斯俗语，时隔十年，两次以不同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，想来也颇有意思。

最后还想与读者分享的是，高尔基在《童年》的第一页写下“给我的儿子”，或许是希望用这本书告诉儿子自己童年时的苦难和坎坷。巧合的是，我的女儿也恰好是在我和太太一同翻译

《童年》的过程中出生的。太太和我一样，都多年学习俄语，从事中俄翻译，我们两人也是因俄语而相识、相知。即使在怀孕和哺乳期间，她还时常要抽出时间来帮助我审校、查找资料，或是和我讨论如何翻译的更加准确和优美。在翻译本书时，我时常感觉，那近一年的时间里，我和太太在共同孕育着两个生命：一个，是我们的女儿苑沐晨；另一个，则是这本《童年》。

苑听雷

2016年9月，北京

目 录

第一章	第八章
上“下头”去 / 001	“好事情” / 142
第二章	第九章
卡希林一家 / 017	邻居们 / 168
第三章	第十章
“小茨冈” / 038	母亲的婚事 / 194
第四章	第十一章
上帝不在的日子 / 066	我父亲的故事 / 225
第五章	第十二章
波列瓦雅大街上的新家 / 087	继父 / 255
第六章	第十三章
米哈伊尔舅舅 / 109	到人间去 / 287
第七章	
外祖母的上帝 / 122	

第一章

上“下头”去

昏暗狭小的屋子里，在地板上，窗户底下，躺着我的父亲。他穿了身白衣服，显得身子更长了，两只光脚板上，脚趾头怪异地叉开；温柔的双手安静地摆在胸前，十指弯曲。他那双快乐的眼睛紧紧闭着，上头盖了两枚圆形的黑铜币；他和善的面孔发了黑，牙齿难看地龇出来，令我感到害怕。

母亲围了条红裙子，光着上身跪在那儿，手持那把我爱用来锯西瓜皮的黑梳子，为父亲梳理着他那又长又软的头发，从前额一直梳到后脑勺。母亲的口中不停念叨着，嗓音粗重而沙哑，她那双灰眼睛肿得仿佛就快要融化了，一大颗一大颗的泪珠滚淌而出。

外祖母牵着我的手。她身子圆圆，大脑袋上长着硕大的眼睛和可笑的松软鼻子；她裹了一身黑衣，整个人软软的，有趣极了；她也在哭，哭声很特别，跟母亲的哭声呼应得恰到好处，她浑身颤抖着把我往父亲那边推去；我奋力挣扎着躲在她身后，感到既害怕又难为情。

我还从未见识过一帮大人哭，也闹不明白外祖母说了好几次的
那番话是什么意思：

“去跟爸爸告别吧，你可再也见不着他了，乖孩子……他死了，还不到年纪，还没到寿数……”

我得了一场大病，刚刚才下得了地；病中——这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——父亲曾快活地照料过我，后来他就突然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外祖母这个奇怪的人。

“你打哪儿走来的？”我问她。

她回答：

“打上边，下头……尼日尼¹来，可不是走路来的，是坐船来的！水上没法走人，小傻瓜！”

这话很好笑，叫人闹不大明白：我家上边，住着几个染了头发的大胡子波斯人；下面住着个黄皮肤的卡尔梅克老头儿，是贩羊皮的。要是顺着楼梯往下，可以骑扶手滑下去，要是摔下来了呢，也可以翻着跟头滚下去——这我清楚得很。关水什么事儿呢？都搞错啦，都乱套啦。

“我怎么会是小傻瓜呢？”

“因为你多嘴多舌！”她一边笑着说道。

¹ 即尼日尼诺夫哥罗德城，又译下诺夫哥罗德城，曾更名为高尔基市，简称尼日尼（Ниже）。 “ниже”是“下面”的意思。

她讲起话来既温存，又快活，有条有理。从第一天起，我就跟她成了朋友，而眼下，我希望她赶紧领我离开这间屋子。

母亲的样子让我感到压抑；她的泪水跟哀嚎在我心中引发了一种全新的、不安的感受。我第一次看到她这副模样——她向来严肃，话也不多；她总是干干净净的，强壮且高大得跟一匹马似的。她有着坚硬的身板和力道十足的双手。可是眼下，她浑身浮肿，衣衫不整，叫人有些心生不快。她身上穿的全都给扯破了；她曾经精心梳理的头发，像戴在头上一顶亮亮的大帽子，可如今披散在她裸露的肩头，垂到她的脸上，有一半编成了辫子，在来回的摇摆中，扫到父亲那张熟睡的脸上。我已经在屋里站了许久，可她瞧也不瞧我一眼，只顾着为父亲把头发梳了又梳，一个劲地号啕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几个穿着黑衣裳的乡下人和一名警察从门外往里面张望。警察怒气冲冲地吼了一句：

“赶快收拾，抬走！”

那扇窗户用一块黑披肩遮着；就在这时，披肩像船帆似的，给吹得鼓了起来。曾有一次，父亲带我去划帆船，突然天空一声炸雷响起，父亲笑了起来，用膝头紧紧夹住我，喊道：

“没事儿，别怕，洋葱头！”

就在这时，母亲吃力地从地板上挺身起来，不过即刻又坐了下

去，她朝后仰，头发铺散在地板上。她两眼紧闭，苍白的面孔变得铁青，也像父亲一般龇着牙，用可怕的声音说道：

“关门……阿列克谢，出去！”

外祖母推开我，跑到门口，高喊道：

“亲人们呐，不要怕，别靠过来了，看在基督的份上，都离开吧！这不是霍乱，是要生产了，老天爷，行行好吧！”

我躲进了箱子后面的昏暗角落里，从那儿望着母亲在地板上呻吟，打滚，咬牙切齿，外祖母在她身边爬来爬去，温存而快活地说：

“为了圣父和圣子，瓦留莎，忍一下！圣母保佑……”

我吓坏了；她们在父亲身侧的地板上折腾，连哼唧带喊叫，甚至碰到他，可他纹丝不动，仿佛还笑了。这副情景持续了很久——地板上的折腾；母亲好几次站起来又倒下去；外祖母像一只又黑又软的大皮球，打着滚出了屋子；然后，在黑暗中，骤然响起了婴儿的啼哭。

“感谢上帝！”外祖母说道，“是个男孩！”

说罢她点起蜡烛。

我想必是在角落里睡着了，因为后面的事就一点儿都记不得了。

我记忆里的第二个印象，是个雨天，坟场荒凉的角落。我站在湿滑的黏土土丘上，望着父亲的棺材放入墓坑；坑底有不少积水，还有几只青蛙——其中两只已经爬到了黄黄的棺盖上。

坟墓边上，站着我、外祖母、一名浑身湿透的警察跟两个手持铁锹、神色愠怒的乡下人。温热的雨水如同细小的玻璃珠子，洒落在每个人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！”警察走到一旁，说道。

外祖母将脸埋在头巾的一角里，哭了起来。两个乡下人弯下身子，急匆匆地开始往墓坑里铲土，泥土砸得积水吧唧作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下去，开始往墓坑壁上爬，可是土块却将它们打落进了坑底。

“走吧，廖尼亚！”外祖母抓住我的肩膀说道。我挣开了她的手，我不想离开。

“你真是的，上帝啊！”外祖母埋怨道，也不知说的是我还是上帝。她低垂着头，默默地伫立了很久；墓都已经填平了，可她依旧站在那里。

两个乡下人使劲地用铁锹拍打地面；一阵风袭来，把雨驱散了。外祖母牵着我的手，在许许多多发黑的十字架间穿行，朝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你怎么不哭呢？”走出围墙的时候，她问，“该哭一场才是！”

“我不想哭。”我说。

“噢，既然不想哭，那就不哭。”她悄声说道。

一直很奇怪：我很少哭，哭也仅仅是因为受了委屈，而不是因为疼。我一哭，父亲就笑话我，母亲则会喝斥说：

“不许哭！”

之后，我们乘上马车，走在一条宽阔却十分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两旁都是暗红色的房子。我问外祖母：

“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？”

“不，爬不出来了，”她回答，“但愿上帝保佑它们！”

不管是父亲还是母亲，都从来不会这么频繁而热忱地念起上帝的名字。

几天后，我、外祖母和母亲登上一艘轮船，坐进了小小的船舱；我那刚出生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了，他躺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上，身上包着白布，外面缠着红带子。

我坐在一堆包袱和箱子上面，透过如马眼睛般又圆又鼓的舷窗向外望去；湿漉漉的窗户外头，浑浊的水泛着泡沫，奔流不息，不时一跃，舔到了窗玻璃。我不由跳了下来。

“别怕。”外祖母说着，用那双柔软的手轻轻将我抱起，重新放回到包袱上。

水面之上，是灰蒙蒙的湿雾；一方黑色的土地在远处显现，接着便再次消失于水中和雾中了。周围的一切都在颠簸。惟有母亲，两手枕在脑后，倚着船壁僵直站立着，一动不动。她面孔阴郁、木然，像个瞎子一样紧闭起两眼，自始至终都沉默不语，她全然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连穿在身上的衣服都令我感到陌生。

外祖母不止一次轻声对她说道：

“瓦里娅，你得吃点儿什么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

她依旧沉默着，一动不动。

外祖母和我说话时，总是喃喃低语，和母亲说话就要大声些，不过多少带着点小心和胆怯，话也非常少。我觉得，她是怕母亲。明白了这件事，我对外祖母愈发亲近了。

“萨拉托夫，”母亲冷不丁生气地高声说道，“那个水手呢？”

就连她说的话都这么奇怪，叫人摸不着头脑：萨拉托夫？水手？

一个宽身子、白头发的人走了进来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端着一个小匣子。外祖母接过小匣子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，盛好后，她伸出胳膊托着小匣子朝门口走去，可她太胖了，只有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小的舱门。她走到门前，滑稽地收住了脚步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“瞧您，妈妈！”母亲喊了一声，从她手上夺过棺材，接着，她们二人便一齐消失了，只有我留在舱里，上下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男人。

“怎么，小弟弟过世啦？”他俯下身子对我说。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是个水手。”

“那萨拉托夫是谁？”

“是座城市。快看窗外，那就是了！”

窗外，陆地 在移动，黑色、陡峭，地面上雾气腾腾的，像是刚

从大圆面包上切下来的一大块儿。

“外婆哪儿去了？”

“埋外孙去了。”

“要把他埋进土里吗？”

“不然的话埋哪儿呢？”

我给水手讲了埋葬父亲时被活埋的那两只青蛙。他张开双臂抱起我，紧搂着亲了亲。

“唉，小弟弟，你还什么都不懂呢！”他说，“用不着可怜青蛙，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！可怜可怜你的母亲吧，瞧她被痛苦折磨成什么样子了！”

汽笛在我们头顶上呜呜响起。我已经知道这是轮船在叫，并不害怕，可那个水手急匆匆地放下了我，拔腿就往外跑，边跑边说：

“得跑起来！”

于是我也想跑出去。我来到舱门外，昏暗而狭窄的夹道上空荡荡的。离门不远的地方，楼梯台阶上的镶铜闪闪发亮。我朝上望去，就看见好些拎着背包和包袱的人。显然，大家都要下船，那么我也该下去了。

可是，正当我随着一帮男人靠近了船舷，走到踏板跟前是时候，大家都冲着我喊了起来：

“这是谁家的孩子？你是谁家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有好长时间，人们推我、晃我、摸我。终于那个白头发的水手

出现了，他抱起我，解释说：

“他是从阿斯特拉罕来的，从舱里跑出来了……”

他一路跑着把我送回舱里，丢在包袱堆上，伸出一根手指头吓唬我道：

“再乱跑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头顶上的喧闹声渐渐平息下来，轮船也已停止了颤动，不再在水面上卜卜作响。船舱窗户外挡着一堵湿乎乎的墙，舱里变得又暗又闷，包袱好像都膨胀了，挤着我，一切都糟透了。或许，我会永远这样一个人被留在空空的船上吧？

我走到舱门跟前。门开不开，铜把手拧不动。我抓起盛有牛奶的瓶子，使出全部力气朝门把手砸去。瓶子碎了，牛奶洒得我两条腿上都是，又顺着流进了靴子里。

我为失败感到伤心，躺在包袱上，低声哭了起来。哭着哭着，我噙着眼泪睡着了。

醒来的时候，轮船又颤动着卜卜直响，舷窗明亮得像颗小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边，一边梳头，一边皱着眉头自顾自叨念着什么。她的头发多得出奇，密密地盖住了她的肩膀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拖到地上，黑油油的，泛着蓝光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，悬在空中，费力地将那把稀齿的木梳插进厚厚的发络里；她嘴唇歪斜，黑眼睛里流露出忿忿的神色；一张脸在满头浓发的衬托下显得小巧又好笑。

今天的她看上去很凶，不过当我问起她的头发为什么这么长，